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明程

第二十輯 第十二冊

清真詞學研究

潘 玲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2 冊

清真詞學研究

潘 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真詞學研究／潘玲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6〔民 105〕

目 2+322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第 12 冊）

ISBN 978-986-404-833-5（精裝）

1.（宋）周邦彥 2. 宋詞 3. 詞論

820.91

105015105

ISBN-978-986-404-833-5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二十輯 第十二冊

ISBN：978-986-404-833-5

清真詞學研究

作 者 潘 玲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9 月

全書字數 198079 字

定 價 第二十輯共 18 冊（精裝）新台幣 28,8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真詞學研究

潘玲 著

作者簡介

潘玲，女，原籍浙江上虞。北京大學碩士，北京師範大學博士，主修古典文學。移居香港多年，曾任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講師、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中文專業副主任，執教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宋詞選讀、紅樓夢研讀、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中文傳意、傳媒中文、現代漢語、普通話等課程。學術範疇主要為古典詩詞，現為香港詩詞學會副會長。

提 要

本文旨在全面探索清真之詞學成就，共分四章。第一章論述清真對詞調發展之貢獻。筆者考察了清真之創調方法、音樂特色、體式規範，並辨析周詞宮調、詞調與詞情之關係，發現清真聲詞相從，曲辭兩美，不但有芳悱纏綿之調，更有不少奇崛激越者，突破了花間尊前之藩籬，拓寬了詞調之領域。第二章探討清真用韻情況。先對勘戈載詞韻與清真韻部，進而闡述清真韻部與詞調聲情之關係，並分析了清真的一些特殊用韻方式。第三章論述清真之聲調。清真妙解音律，為詞家之冠。作者先點檢清真詞句之聲調類型，發覺清真剖析毫厘，細辨三仄，斟酌下聲，一絲不苟。而去聲之運用，在拗句中尤嚴。其詞「拗怒之中，自饒和婉」，下字遣聲，聲聲必合鳳律；辨音成句，句句鏗鏘悅耳，為後世昭示了完美之藝術典範，詞律因之而成。第四章則闡述清真之筆法。清真善能營造警動之境，別拓南宋重、拙、大之境界。其思力之精湛、筆法之純熟皆無人能敵，可謂開合動盪，獨絕千古。總之「凡兩宋之千門萬戶，清真一集幾擅其全」，詞中老杜之稱，未為過譽。



目

次

清真居士百韻歌	1
緒 言	3
第一章 清真詞調	9
第一節 清真創調考	10
第二節 清真舊調考	38
第三節 清真詞宮調、詞調及聲情考	46
附表一 清真創調一覽表	56
附表二 清真承襲之舊調一覽表	62
第二章 清真用韻	73
第一節 清真韻部與戈韻異同考	75
第二節 清真用韻與詞調聲情	91
附 表 清真詞用韻總表	114
第三章 清真聲調	135
第一節 剖析毫厘，細辨三仄	136
第二節 清真拗句聲調論	149
第三節 聲調安排與詞調聲情	174
第四章 清真筆法與境界	183
第一節 清真字面：以非常之語造非常之境	184
第二節 清真句法：儷字駢語，宛轉相承	193
第三節 清真慢詞章法：開合動盪，獨絕千古	208
餘論 清真詞學之垂範意義	221
附錄：和清真詞述評	225
主要參考文獻	315
後 記	321

清真居士百韻歌

錢塘自繁華，雲樹繞堤沙。宿鶯嚙好枝，曲池隱蓮娃。
羌管徹長夜，風簾催朝霞。俊傑應運起，粲若春林葩。
簪纓周家子，文采本可誇。紛繁多修能，博學涉百家。
風流以自命，疏雋以成性。曲中解音律，月下喜諷詠。
煙雲可逍遙，燈火相輝映。豈畏俗人言，狂歌意氣盛。
君王正圖強，詔令擴上庠。欲盡天下客，佐我國力昌。
才高喜中式，廁身太學堂。戮力攻經史，發憤修義方。
皇都冠蓋富，觸處綺羅香。連雲起畫閣，逶迤聳城牆。
瓊扉塗丹彩，汴水跨虹梁。貨殖眩人目，珠璣列琳琅。
宏麗具百美，煒燁耀日光。乃作班馬賦，一朝呈君皇。
三都輸其麗，燭燭何煌煌。賜讀邇英閣，近臣起徬徨。
古字多不識，唯唯誦偏旁。遂擢太學正，聲名四海揚。
承旨爲教督，諷誦聲相續。知己共切磋，長夜可秉燭。
學子勵德行，良匠雕美玉。室幽蒲荷新，軒雅蘋藻綠。
蟲躍細草疎，魚戲清池曲。景象雖至微，意態自可足。
京阜春風生，弦管多新聲。花衢爭駐馬，柳陌喜相迎。
金多髻鬟重，室暖衫袖輕。吳鹽勝似雪，纖手破香橙。
錦幄已初溫，相對坐調笙。夜長紅燭短，年少奈多情。
瀚海風雲起，乾坤歲月更。低徊難自祿，寂寞廬漂行。
天寒吹斷梗，積雪填戶楹。庾信愁難訴，江淹夢堪驚。
憔悴江南客，漂零如浮萍。茅山玄風盛，正堪學道經。
蕭閑適我意，無爲息訟刑。休作煙火客，且上姑射亭。

新綠橋外漲，舊曲醉中聽。君子俟明時，鯤鵬思北溟。
豈能長流落，終得返故庭。日薄官路近，復見汴河傾。
涕泗捧舊稿，蒙恩望天表。孤憤未曾伸，劉郎如今老。
坊曲自悵悵，故巢燕子少。院落吹飛絮，池塘剩春草。
從此歸班朝，或可舒懷抱。世亂政日非，群蠅競奔飛。
邪徑廢良路，浮雲蔽清暉。恥作頌諛客，守拙如木雞。
委順知天命，官階任高低。立身有本末，豈畏世人詆。
時局多幻變，輾轉赴州縣。風緊雁無行，日斜柳拂面。
歧路起徘徊，汴城今不見。漏長孤館寒，思亂客遊倦。
故友豈能逢，歲歲如離燕。光陰不可留，河朔忽見秋。
連綿雲結陰，僚慄氣周游。露冷催葉隕，月涼窺簾鉤。
寒螢鳴空幃，微雨灑江樓。華年凋急景，離心攢成愁。
故鄉千里遙，清淚未曾收。昔別錢塘時，壯志正待酬。
一朝歸故地，病眼兼白頭。浙西方臘起，數月克幾州。
零落干戈地，倉皇何處投。郊原帶山廓，斜陽映荒丘。
車塵自漠漠，角聲鳴不休。迢遞行路遠，困頓人偃蹇。
川迴春未賒，佇立塵沙滿。凝睇望故園，遊子不復返。
事逐孤鴻去，身與塘蒲晚。日暮塗已窮，倚馬聽西風。
人間復何世，流離如飛蓬。但可委溝壑，豈堪論事功。
時運本難料，造化天地同。駕鶴從此去，仙山有無中。
蟬化脫塵滓，鵬逝入長空。星移物又換，年年花映紅。
才子今何在，潮水東復東。白堤鶯亂樹，斷橋勢如虹。
日麗花解語，影開蝶自舞。芳草暗水濱，煙靄迷江渚。
臨風思渺然，對景獨凝佇。小園覓舊蹤，幽徑尋遺緒。
弦管有餘愛，舊曲翻新譜。百首詞篇在，風流傳千古。
片玉藏崑山，群蕙耀文圃。格高掩秦柳，律謹如老杜。
典雅勝姜史，縝麗比徐庾。文質兩彬彬，筆法開門戶。
渾化集大成，兩宋奉宗主。諸子贈美名，萬世不祧祖。

緒 言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踵前賢之武蹟，撰一己之文翰。探本溯源，幸條理可暢；窮思極慮，則意蘊可析。曲徑通幽，或可達室；龍宮雖遙，冀能獲珠。

兩宋詞家數十，詞作數千，而論聲譽之隆，無人可與清真相匹敵。周濟推爲集大成者，〔註1〕陳廷焯奉爲巨擘，〔註2〕吳梅譽爲萬世不祧之祖，〔註3〕陳匪石則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註4〕南宋而下，凡作詞者，無不受其霑溉。然則深研其詞，不亦宜乎？

夫詞學研究，略分七端。即圖譜之學、詞韻之學、詞史之學、校勘之學、聲調之學、批評之學、目錄之學也。〔註5〕當今清真之研究，

〔註1〕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清真，集大成者也。」見《詞話叢編》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1643。

〔註2〕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復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亦難出其範圍。」見杜維沫校點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頁16。

〔註3〕吳梅《詞學通論》：「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爲萬世不祧之宗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頁55。

〔註4〕陳匪石《宋詞舉》：「周邦彥集詞學之大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206。

〔註5〕見龍沐勛《研究詞學之商榷》，《詞學季刊》創刊號，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版。

亦可謂顯學也。諸子或循舊軌，或發新議，大抵不出上述之範疇。惟各領域之成就，因難易之不同，資料之多寡，風尚之流變，興趣之異塗，亦各殊其貌。

校勘箋注之學，可謂成就頗豐。清真詞集版本之多，居宋人之首。據吳則虞《清真詞版本考辨》〔註 6〕，宋有十一，元有二，明有五，清有八，近人校印者有十，不詳者有二。然或精粹而過寡，或贍備而及濫。而文字異同，又至爲紛紜。至於全集箋注本，古代唯陳元龍一家，而出處引文多誤。現代學者戮力於辨僞、搜佚、校注，先有一九八一年吳則虞先生校點《清真集》，再有一九八五年羅忼烈先生之《周邦彥清真集箋》，直至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之《清真集校注》於二零零二年出版，則清真詞之全璧已庶幾可闕矣。而此書所附之《清真編年詞一覽表》及薛先生《清真事迹新證》，多有發明，對於研究清真之生平行蹟、創作概貌，其功不菲。

綜合批評之研究，數十載亦不乏其人。王支洪之《清真詞研究》、韋金滿之《周邦彥詞研究》、錢鴻瑛之《周邦彥研究》、劉揚忠之《周邦彥傳論》，皆爲精心結撰之作，對後人之研究，大有裨益。而各大報刊散見之清真論文亦以百數，皆各有所得。

然清真作爲千載推崇之第一人，其秘端妙緒，尙有待發明。睹當今諸賢，詳論內容風格者多，深研聲律之道者寡。然詞之本色當行，首在於此。吾國自古甚重詩樂之道，《尚書·虞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文心·樂府》云：「詩爲樂心，聲爲樂體。」詩假樂而行，樂因詩而傳。漢魏漢府，因此彬彬而大盛。然至唐詩，則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而詞則逐樂而生，乃樂府之正傳也，能發人情之祕奧，通樂理之精微。故知音識律，乃詞人之第一要事。李清照曰「別爲一體」，即論聲律之重要性，謂「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

〔註 6〕收入吳則虞校點《清真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版，頁 169～182。

重」。並譏晏、歐、蘇、王（安石）、曾（鞏）諸人之詞：「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齊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註7〕縱如蘇軾之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然因集中有不協律之作，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然易安《詞論》，對清真卻無一言微詞。蓋兩宋词人，宮調、語句兩皆無憾者，唯清真一人。沈義父《樂府指迷》云：「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鬪并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秋。」〔註8〕在清真前，雖有柳耆卿亦解音律，創調頗多，凡井水飲處，即能聞歌柳詞。惜其調泰半成於花街柳巷，俗調甚多，雖當時爭唱不暇，士大夫卻時有非議，乃至其調一半乏人問津，淪為僻調孤詞。清真之後又有姜白石等輩，制調定腔，然鼎革之後，音聲難復舊觀，曲高奈何和寡也。而清真則不然，生當音樂大盛之際，調新而曲雅，語精而法嚴，無論文士俗流，皆知可愛。當時風行於世，後學又群起而奉之，直至清末，尚有非清真之調不填之論，則清真豈非千古一人乎？

由此而論，探討清真詞學，必須深究聲律之道，絕不可僅從字句內容着眼。惜吾輩生於當世，詞樂已不可聞，而典籍所載，亦紛繁蕪雜，莫衷一是。然余以為：正因情況之復雜，定論之尚闕，吾輩之考索，宜乎其時也。

近代清真聲律之研究，發軔於楊易霖氏之《周詞訂律》。楊氏云：「美成體製宏雅，聲律嚴密，尤足為後世準繩。本編專就美成詩餘，

〔註7〕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卅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頁254。

〔註8〕沈義父《樂府指迷》，見《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81。

稽其體製，辨其句逗，訂其聲律，以便按譜填詞。凡宋以來名家，爲美成繼聲者，或和原韻，或依四聲，一概附錄，用備質證。」〔註9〕

此書爲清真《片玉詞》之四聲譜，乃傳統圖譜之學，兀兀窮年，誠屬不易。其後，臺灣學者葉詠琨著《清真詞韻考》，一一細考清真之韻字，歸納其韻部，甚有價值。然該書旨在通過對清真詞韻與廣韻的比較，考證宋時之實際語音，實乃一本語音學著作也。而香港浸會大學之韋金滿教授，擅於詞章，所著《周邦彥詞研究》及《柳蘇周三家詞之聲律比較研究》，對字聲之研究，亦頗益後學。以上諸書，爲筆者所見論清真聲律之最著者，惜諸家或僅爲語音學之研究；或僅限於四聲譜之勘訂，或多羅列聲句，鮮有將聲律研究與清真之實際創作相結合者，且楊、韋所據，唯《片玉集》127首詞，未爲全豹，故深入、細致之研究，尙待後人。

余以爲聲律之學當與章句之學相結合，不可偏於一端，蓋審音下字，字原爲達意；辨律撰辭，辭原爲宣情。律呂相宣，文質彬彬，方成一家之風格，達渾成之詞境，奪神搖魄，感人肺腑也。聲律與章句，合之則俱美，分之則兩傷，不可割裂。然如何將兩者結合？曰：可將聲律之分析與詞情之考辨相融，龍沐勛云：「詞雖脫離音樂，而要不能不承認其爲最富於音樂性之文學。即其句度之參差長短，與語調之疾徐輕重，叶韻之疎密清濁，比類而推之，其曲中所表之聲情，必猶可觀。吾人不妨諸家『圖譜之學』外，別爲『聲調之學。』」〔註10〕其所撰之《詞曲概論》中，有《論平仄四聲在詞曲結構上的安排和作用》、《韻位疏密與表情的關係》、《韻位的平仄轉換與表情的關係》、《宋詞長調的結構和聲韻安排》、《論適用入聲韻和去聲韻的長調》等諸作，乃通過聲韻之分析，考辨諸調之聲情也。惜其僅舉數例，未有專研一家。筆者願應龍氏之倡，深研聲律之學，

〔註9〕楊易霖《周詞訂律》凡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年版，頁1。

〔註10〕龍沐勛《研究詞學之商榷》，見《詞學季刊》創刊號，臺北學生書局，1967，頁3。

以探周詞之當行本色也。

格律謹嚴之餘，清真又以法度井然著稱。所謂詩法至杜而極，詞法至周而成。陳匪石曰「凡兩宋之千門戶，《清真》一集幾擅其全，世間早有定論矣」，〔註 11〕後人乃有「詞中老杜」之譽。蓋清真以前，作手唯以才情爲詞，清真始以思力見長，無論字面、語句、章節，皆臻其美，與聲律相應，以沉鬱頓挫之風格，別拓重、拙、大之境界，對後世影響深遠，故作者於聲律之後，進而探討其作法境界也。

〔註 11〕 陳匪石《宋詞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206。

第一章 清真詞調

詞調乃詞學之本。唐宋詞調，何止數千，非特體制各異，實乃聲韻各異。一調有一調之風響，一調有一調之聲情，相題非宜，則遺笑大方矣。調之初起，以小令爲主，其格律句式口吻風情，無不未脫近體詩之面貌。字少韻短，不尚鋪敘，以含蓄爲上。殆至趙宋，樂曲大張，新聲續起，慢曲乃興。殿臺樓閣、酒肆歌坊、花街柳陌，皆管絃匝地，雜沓紛繁，雅俗並陳。考調之由來，出諸宮廷有之，出諸民間有之，而知音者之創制，其功尤偉。然兩宋词人，繼作者甚夥，首創者却尠。能倚管絃制曲者，不過北宋之柳周、南宋之姜吳數子而已。耆卿創調一百多闋，誠才多也，惜俗調甚多，體制格律未謹，士大夫頗有譏詞。南宋諸子，生當樂曲散佚之後，縱有創制，亦曲高而和寡。唯清真一人，由仁宗歷徽宗，正樂曲大成之際。其人有顧曲周郎之譽，既整飭舊調，又創制新聲，非特音美詞新，且格律嚴謹、情調高雅，故上至廟堂，下至市井，無不爭愛。其調之體制、格律、情調，後人皆奉以圭臬。乃至三家和詞，方氏九十三首，楊氏九十二首，陳氏達一百二十五首。南宋知音者吳文英、張炎皆好擇周調，又以聞歌周詞爲幸事。

周氏之存詞，據今人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之《清真集》，共 110

調 184 闕。〔註 1〕其中自創者 52 調 57 首，承襲前人者 58 調 127 首，今先論創調，次論舊調，並探究清真詞調爲人推崇之緣由。

第一節 清真創調考

清真精通律呂，《宋史·文苑傳》謂其「好音樂，能自度曲，制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王灼《碧鷄漫志》卷二載：「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即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註 2〕余撰成《清真創調一覽表》，附於本章之後，讀者可參看。其創調，計有小令 5 調 6 首，中調 11 調 13 首，長調 36 調 38 首。其中雙調佔絕大多數，佔 48 調 52 首，而新興之三疊詞則有 4 調 5 首。

眾所周知，兩宋詞人中，創調之多，莫過柳周。然兩者相較，有一值得關注之現象：即柳氏之創調，淪爲僻調孤詞者甚多。以日本學者宇野直人所考，高達 59 調 73 首。〔註 3〕而余遍考《詞律》、《欽定詞譜》、《全宋詞》諸籍，發現清真所創 52 調中，僅《萬里春》、《黃鸝繞碧樹》（仄韻體）、《粉蝶兒慢》3 調後繼無人而已。而成爲僻調之緣由，往往只是因爲當時集中未收。如《詞譜》卷五論《萬里春》曰：「調見周邦彥片玉詞，清真集不載，故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

〔註 1〕按：本文所引清真詞，大抵從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之《清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版。同時參考其他版本，特殊者加注。又，該書輯佚部分收錄《青房並蒂蓮》（醉凝眸）一闕，然不肯定是否清真所作，見該書 407 頁。考《全宋詞》注：「案此首又見《陽春白雪》卷四，題王聖與作，注云：『明本誤附美成集後』。所云明本，殆指明州所刊《清真集》二十四卷。此書刊於嘉泰中，王沂孫時代較晚。此詞是否周邦彥作，尚未可知，但亦非王沂孫作。」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卷二，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版，頁 622。則此詞並無定論，本文從嚴而不計入。

〔註 2〕王灼著、岳珍校正《碧雞漫志》，成都巴蜀書社 2000 年版，頁 39。

〔註 3〕〔日〕宇野直人《柳永論稿——詞的源流與創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頁 160。

俱無和詞。……此調止此一詞，無別首可校。」〔註4〕即清真詞調幾乎全數爲後人視爲雅正之音而賡作。考其緣由，蓋柳氏之創調多冶蘊之音，近俚俗，故雖當時傳唱甚廣，而後世文人卻不喜擇用。而清真之調以「典雅」著稱，如沈義父《樂府指迷》曰：「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諸家目前好腔爲先可也。」〔註5〕柳、周創調雖俱爲「新聲」，然俗、雅有別，故其影響亦不可同日可語。

然則如何探析清真創調之典雅特色？吾以爲可從先從以下數端析之：其一釋其調名來由；其二考其創調方法；其三析其詞調體式也。

（一）清真創調名解

夫命名豈易哉！南風之歌，以贊王化之宣；離騷之賦，用抒才士之怨。恩情中絕，而有團扇之喻；蜀道聞雨，因撰霖鈴之詞。蓋詞調初起，多詠本事，詞與題附，聲情相合。殆調多曲繁，嘉名之賜，益其難哉！知音者或襲舊名而翻新聲，或徑以引近慢犯命名，以道其音律之美。有才之士，更廣搜典故佳藻前人詩句，講究出處來歷，亦可見崇雅之風氣也。故命名之道，其法萬端，其旨揆一，蓋欲以名傳調也。後人睹其名，則本事、情韻、音調往往可考知。則名雖小道，其功不菲矣！

1. 以典故命名，力求古雅

清真喜擇典故爲名，使題與旨合，名與情會，讀之韻味無窮。如《玉燭新》取自《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其詞曰：

溪源新臘後，見數朵江梅，剪裁初就。暈酥砌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前村昨夜，想弄月、黃昏時候。孤岸峭，疏影橫斜，濃香暗霑襟袖。

〔註4〕沈義父《樂府指迷》，見《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83。

〔註5〕沈義父《樂府指迷》，見《詞話叢編》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83。